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列國君部

識闇

奢僭

信讒

識闇

夫分土於社以啓疆宇受爵於朝以治人民皆親親
賢賢褒德報功之舉也及乎象賢以主祀繼世而為
邦於是無克肖之姿罔慎修之志或惰於知臣所任

而非允或昧於察已所作而靡成或用武無謀以
自受其弊或出令不慎以終致其凶至於禍難將
成尚忽忠臣之諫回邪已熾方思古人之功大以
覆宗小以失位軍旅亡於外宗柘廢其祀蓋智有所
不至謀有所不臧雖天命之難知固人事之可鑒者
也

鄭文公大夫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
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

音陳其師旅翱翔河上

久而不召衆散而歸

清人之詩

齊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

所以求者非其道

甫田之詩
刺襄公也

陳僖公愿而無立志

故作衡門之詩
以誘掖其君也

宋襄公伐鄭楚伐宋以救之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楚

人未濟公子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

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

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

不鼓不成列

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

子魚曰

子魚目夷字

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

一云尚何言與

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

何戰為

晉厲公令胥童以兵八百攻殺三郟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於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郟氏罪大夫復位厲公游匠驪氏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厲公而殺胥童迎公子周而立之

陳厲公佗取蔡女數如蔡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

齊景公與衛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

可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

以其

言當齊侯欲與衛侯乘共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

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

以已車攝代衛

車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傳言齊侯輕所以不

功能成

田乞為齊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貸粟於民
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繇此田氏得齊衆心
宗族益彊晏子數諫景公景公不聽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

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闕止子我也事在六年

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

成子陳恒心不安故數顧

諸御

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公弗聽後陳恒

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又云簡公以田常監止一

作闕俱為左右相監止幸於簡公田常心害監止大夫朝
禦鞅諫曰田監不可並也公弗聽監止舍公宮田常兄弟

四人常每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擊子我殺之簡公奔莒

衛靈公時公叔氏以蒲畔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

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

有死之志

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他

婦人有保西河之

志

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

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

本與公叔同畔者

靈公

曰善然不伐蒲

魯昭公伐季氏季平子登臺謝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囚於鄆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邠昭伯曰必殺之季氏與叔孫氏孟氏共伐公公奔齊

吳王夫差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入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

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

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詔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

韓宣惠王十六年，秦伐韓，急韓相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

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
召陳軫告之軫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
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
悉發之矣願大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韓王
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
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
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秦
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

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
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

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大破于岸門

潁陰有岸亭

燕王噲以子之為相貴重主斷蘇秦之在燕與子之為
婚而蘇代與子之交蘇秦死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
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
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
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

一作厝毛又曰
甘陵縣本名厝

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繇許繇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

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
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

齊王建以后勝為相后勝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
多予金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
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亡秦兵卒入臨淄民
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
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

楚懷王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大夫

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
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
因留懷王三十年入秦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
內復之秦竟死於秦

奢僭

列國之君數世而下席祖宗之勲烈承霸王之基扃奢
侈萌生驕僭自至瀆宗廟之義廣宮室之制暨乎濫施
名器弗顧典彝增飾冠服務夸竒曲蟉螭之刺於是興

馬

曹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民無所依焉故詩人賦蜉蝣以刺之

魯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持羽而舞天子八佾諸侯

六大夫四魯
僭諸公也

桓公惠公之子也禮緇布冠績綌諸侯之

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紫綌自魯桓公

始也

蓋僭王者之服也綌當用績

楚子熊通立三十五年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

也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魯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

楹柱

禮天子諸侯黝堊

堊黝

黑色大夫蒼士黻丹楹非禮也

二十四年春刻桓公楠禮天子之楠斲之礮之加密石

馬

以細石
磨之

諸侯之楠斲之礮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楠

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

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

非禮謂娶讐女非正斲刻楠上
楹也本非宗廟之宜故曰加言

將親迎欲為夫
人飾又非正也

齊桓公設庭燎之百禮曰庭燎之百繇桓公始也

借天
于也

庭燎之差公蓋五十
侯伯子男皆三十

晉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盆車馬始用殉

燒蛤為炭以
瘞壙多埋車

馬用人
從葬也

重器備重猶多也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

上飾皆
王禮

晉景公十二年始作六軍

初作六車
僭王也

楚靈王會諸侯于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諫弗聽後使

蕩侯等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

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

以豹皮
為履

魯昭公將殺季氏傳言殺者從昭公之辭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

道僭於公室久矣

諸侯稱公室

吾欲弑之何如

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為

如人君故言弑

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

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

失禮成俗不自知也

子家駒曰設兩觀

禮天

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

乘大輅

禮天子大輅諸侯輅車大夫大車上士飾車

朱干

干楯也朱飾楯也

玉戚

戚斧也玉飾斧也

以舞大夏

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

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已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已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明大德廣及之也

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

齊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公衣黼黻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帶凍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

吳王夫差出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柘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

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

宿有妃嬙嬪御焉

妃嬙貴者嬪御一賤者皆內官

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

如讐而用之日新夫自先敗也已安能敗我

信讒

夫讒言敗善君子之所憂偏聽生姦先民之攸戒蓋夫
浸潤之譖萋菲之謗其言孔甘內深刺骨非夫特蘊明
識洞察情偽固將詒禍於賢哲兆亂於家邦者焉矧乃
分五等之爵臨千乘之國有人民以為政有家陪而就
列乃復昵比儉佞寘於左右啓納邪蠱申之誅罰俾含
忠守道之士愆然隱憂菟隱險中之夫得肆其志斯小

雅風人之所傷也

陳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作防有鵲巢憂讒賊也

鄭厲公時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

不競何憚於病

競強也
憚難也

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

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繇來矣姑少待

我

欲以申
侯說

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於是鄭殺申侯以

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五年濤塗怨鄭申侯反
已於名陵故勸之城其

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
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

也申侯錄
是得罪

晉獻公立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

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

齊姜太子母言求食

太

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

胙祭之酒肉

公田姬置諸宮六日公

至毒而獻之

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感

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

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告曰賊繇太子太子奔新城

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

以六日之

狀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

君老矣吾又不樂

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吾也

日子其行

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諧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詩之唐風蓋刺獻公好聽讒焉

楚成王時晉陽處父侵蔡令尹子上救之夾泝而軍子上欲涉大孫伯曰晉人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諧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

殺子上

衛成公出奔楚使元喧奉叔武以受盟於諸侯或訴元
喧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喧子
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

晉厲公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

伯宗晉大夫三郤
郤錡郤犛郤至

厲公

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
童者嘗與郤至有怨及樂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
敗楚樂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郤至云楚有六問不可失也乃使人間謝楚楚來

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藥書藥書曰其殆有矣

願公試使至之周

周京師

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藥書又

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官

者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

公反以為郤至奪豕也

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

死耳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卻

魯昭公十三年會諸侯於平丘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

伐我幾亡矣

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

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

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將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

辭以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以絕兄弟之

國棄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

齊靈公時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

閔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閔巷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

鮑叔牙

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卧於家夫

而告夫人曰國子諱我也謹責夫人怒國子相靈以會會

鄭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菟索備孟

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靈公

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

宋平公共公子也初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赤而毛棄

諸堤下共姬之妻取以入共姬宋名之曰棄長而美平

公入夕

平公共
姬子也

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

尤甚也

姬納諸御嬖生佐

佐元
公

惡而婉

佐貌惡
而心順

太子痤義而狠

貌義而
心狠戾

合左師畏而惡之

合左師
向成

寺人惠牆伊戾為太

子內師而無寵

惠牆氏
伊戾名

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

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

夫謂太
子也

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

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

伊戾為太子
內師不行恐

內侍
廢闕

臣請往也遣之至則軟血用牲加書徵之

詐作盟
處為太

子反

而騁告公

騁馳也

曰太子將為亂與楚客盟矣公曰

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

言欲速得公位

公使視之則信有焉

有盟

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

乃自縊而死

景公時皇瑗之子麋

瑗宋右師

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鄆般

邑以與之鄆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

克在下邑不與

魁之亂故在

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

仲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妣之非我為子

為適子杞妣子仲之妻

麋

曰必立伯也

伯非我兄

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

老矣不識麋也

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麋不可知

公執

執麋

皇瑗奔晉

楚靈王時成虎為大夫或譖成虎於楚子楚子謂虎若

教之餘也遂殺之

成虎今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教宣四年鬬椒作亂今楚子信譖

而訖討若教之餘

齊景公時田穰苴為將軍扞燕晉之師晉師罷去燕師

度水而解追擊之遂取所亡邦內故境而引兵歸景公

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於齊已而大夫鮑

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
時景公任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
望見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又問晏子曰
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好惡
良臣而行與小人比國之常患也公曰讒佞人則亦誠
不善矣雖然則奚曾與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為耳目
而好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
誠足患哉

楚平王七年殺其大夫伍奢伍尚太子建奔宋初楚二
之在蔡也鄖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
奢為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
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又言於楚子曰晉
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不能與之爭若大城城
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
從之故太子建居於城父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
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

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

矣

一過納
建妻

何信於讒王執伍奢

忿奢切言

使城父司馬奮揚

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

知太子寃
故遣令去

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

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

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

臣不佞

佞才也

不能苟貳奉初以還

奉初命以周旋

不忍後命故

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

失命名而不來是再奸也

奸犯也

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

如他日

善其言
舍使還

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

以免其父名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

來吾免而父崇君尚謂其弟員

崇君奢之長子尚也為
崇邑大夫員尚弟子胥

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

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

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

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

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

衛靈公時孔子居衛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靈公使公

孫余假一出入

臣欽若等按史記音義曰以兵仗入脅孔子

孔子恐獲罪

焉居十月去衛

齊悼公時或譖胡姬於齊侯

胡姬景公妾

曰安孺子之黨也

齊侯殺胡姬

安孺子景公太子荼也

吳王夫差時太宰伯嚭數與伍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

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

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

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
聞員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
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又
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
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
東吳門以觀越兵入也

衛出公逐其臣太叔遺初衛侯占夢嬖人

以能占
夢見愛求酒

於太叔僖子

僖子太
叔遺

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

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

託占卜
夢而言

乃逐太叔遺遺奔晉

魯元公時吳起為將攻齊大破之人或惡吳起曰起之
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
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
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魯
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魯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
之魯學兵法以事君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
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

是棄魯魯君疑之謝吳起

魏武侯時吳起為西河守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為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之以此卜之君因名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

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

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嬖人愛幸小人也

公曰將見孟子平公敬孟子有不敢請名將往就見之也臧倉曰何哉君所

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繇賢者出而孟

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為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

為君子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毋見之也公曰諾

楚懷王時屈原為左徒博文彊志明於治亂嫺

音閑於辭

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吾莫能為也王怒而

疏屈原

燕惠王為太子時常不快於樂毅是時樂毅為上將軍

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上而諸侯兵罷
歸而燕軍樂毅追至於臨淄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
以屬燕惟獨莒即墨未服會惠王即位齊之田單聞之
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不早拔者
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
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
反間乃使騎劫代將

魏安釐王時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

蒙驪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
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
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
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
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
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
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
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

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

趙王遷時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之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魏王時

史不書王謚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恭謂魏王曰今

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大王察之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恭果不見魏君矣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列國君部

失政 失禮

失政

宗周之季王道版蕩列國之際亂政亟行或作法於貪而不勝其弊或布賞無藝而不撫其民苟從匪彛罔迪率典繇是蒸黎疲匱田野汙萊禮義不脩讒慝並進上

下躐亂君臣詛盟寵賂是彰女謁敗度及其微弱不能自存以至陵遲莫保其宗社者也

鄭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

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好勇

而無禮公不早為之所而使驕慢

國人賦將仲子以刺之叔多才而好

勇不義而得衆也又賦太叔于田以刺之其後齊侯伐

許潁考叔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莊公使卒出瑕行出

犬鷄以詛射潁考叔者

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潁考叔者故令

卒及行問
皆誚之

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

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

大臣不睦又不
能用刑於邪人邪而誚

之將何益矣

魯桓公六年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閱兵車馬也修

教明諭國道也

修先王之教以明
達於民治國之道

平而修戎事非正也

禮因四時田獵以習用戎事存不忘亡安
不忘危之道平謂不因田獵無事而修之

其曰以為崇

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齊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

所以求者皆非其道大夫作甫田詩以刺之

魯莊公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廡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

出日中而入

日中春秋分也治廡當以秋分因馬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鄭文公時大夫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散還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也國人賦清人之詩以刺之

楚成王時鄭伯始朝於楚

中國無霸故

楚子賜之金既而悔

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

楚金利故

故以鑄三鐘

古者以銅為兵言楚無霸

者遠畧

魯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宋襄公十四年疾死泓戰公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

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

師其民孰以為君哉

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襄公所以敗於泓者

言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公羊以為不書葬為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意鄭君什之

曰教民習戰不用是以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為策倍則止敵則戰少則守今襄公於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王之功小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判不用良比說善也

魯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建午之月猶未

為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

僖公憂民歷一時經書不雨今文公歷四時乃

書是不勤雨也

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無恤民志

又十年自正

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公四不視朔天子告朔於諸侯受乎禰廟禮也

每月天子以朔政告於諸侯受而納之禰廟告以羊今
公自二月不視朔至于五月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
貢欲去 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
子天

班朔而公不
視是不臣也

陳靈公時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

王卿士
單朝也

遂假道於陳

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茀不可行

火心星覲見草路為
茀朝見謂夏之九月

星見於
辰也

候不在疆

候人掌入疆
賓客者也

司空不視塗

掌道
路

澤不

陂陂障也古不
實澤故鄣之

川不梁

流曰川梁渠也古
不防川故渠之

野有庾積露

穀也詩云曾孫
之庾如坻如京

場功未畢道無列樹

列樹以表道且墾
為城守之用也

田若藝發田曰壑藝猶蒔言其稀少若藝物也膳宰不致餼生曰司里不

授館司里里正掌授客館國無寄寓寓亦寄也無寄寓者不為廬舍以寄羈旅客也縣

無施舍四甸為縣方十六里施舍者所以施舍賓客員任之處民將築臺于夏氏

夏徵舒之家也及陳陳靈公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

弗見南冠楚冠也賓單襄公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

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若龍之角角星明見者朝見東方建

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盛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元氐之間也涸竭也謂寒

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冬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

解

本氏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節理皆坼解也

駟見而隕霜

駟天駟房星也隕落

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

火見而清風戒寒

謂霜降之後清風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

故先

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

備藏也

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

謂火見之後建亥之

初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

其時儆

曰收而塲功埶而畚揭

時儆時所以儆告其民也收而塲功使人修困倉時具也畚器

名土籠也揭舉土之器具爾畚揭將以築作也

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詩云定火

之初見期於司里

期會也致其築作也具會於司里之官也

此先王之所以不

用財賄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若

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

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牧放之地也量有寓望量表界之土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也

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則必有茂大之草以備財用囿有林池所以禦災

也災穢兵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言嘗用也入土曰耜耜柄曰耒野無

輿草輿深不奪民時不蔑民功蔑未有優無匱有逸無罷

國有班事國城邑班次也縣有序民從所有序事今陳國道

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

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

秩官周常官篇名

曰敵國賓至

闕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

理吏逆迎執瑞節為信往也行理小行人也

候

人為導

導賓至於郊境出迎入於境

卿出郊勞

聘禮曰賓至於近郊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之

使

門尹除門宗祝執祀

賓將有事於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也

司里授館司

徒具徒

具徒役修道之委積也

司空視塗

視險易也

司寇詰奸虞人入

材祭祀賓客供其材

甸人積薪

甸人掌薪蒸之事

火司監燎水師監

濯

監滌濯之事者

膳宰致餐

餐熟食

廩人獻餼

餼禾米也

司馬陳芻

芻圍

養馬故致芻圉
人職屬司馬

工人展車

展驗客車
恐傷敗也

百官官以物至賓入

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如一

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莅事

正官

上卿監之若王巡

狩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

王之親族也

承

王命以為過賓於陳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

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

彛造為無即慝淫

慝慢即安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典常

今陳侯

不念嗣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

氏不亦瀆姓矣乎

卿佐孔儀也謂徵舒之父御叔即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媯姓也

而靈公淫其妻是為瀆亂其姓

陳我大姬之後

大姬周武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祖媯也棄

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彛乎

略常服

是又犯先王之令

也

先王令無從非彛

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猶恐墮越若廢其

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

間

大國晉楚

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

四者謂教令制官

六年單子如

楚

定王六年魯宣之八年也

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楚子

莊王也

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

匹

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精者

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

靈也

諡法亂而不整曰靈言諡應其行

楚康王時為舟師以伐吳

舟師水軍

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

而還

魯襄公十一年王正月作三軍作為也古者天子六師

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

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一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

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百人按大國三軍則三萬

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又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五年經曰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然則魯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一魯為次國於此為明

晉平公十一年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

士弱晉之獄大

夫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

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歸

君子是以

知平公之失政也

言晉之衰

十四年晉人使知悼子合諸侯

之大夫以城杞

平公杞出也故治杞

孟孝伯會之鄭子太叔與伯

石往子太叔見太叔文子

文子衛大夫

與之語文子曰甚乎

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

夏肄是屏

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肄餘也屏城也

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

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

曰協比其隣昏姻孔云

言王者和協近親則婚姻甚歸附

晉不鄰矣其

誰云之是年平公又使女叔侯來治杞田

使魯歸前侵杞田弗

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

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

不盡歸杞田

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

不尚叔侯之取貨

公告叔侯

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

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陽屬

平陽

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

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魯

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杞何有焉何有

盡歸杞伯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

於朝史不絕書書魯之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聘如是可矣何

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用老

臣母寧寧也言先君母寧怪夫人所為無用責我

十五年平公築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之宮而諸侯舍於隸

人二十四年成虎祁在昭八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

奢為取鄭故

魯取鄭在昭十年

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

不可以不示威

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人

乃並徵會于吳秋晉侯會

吳子于良

下邳有良城縣

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

辭不

鄭簡公二十三年及其大夫盟

駟良爭故

君子是以知鄭難

之不已也

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名臣詛盟故曰亂未已

陳襄公二十六年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

陳亡國也不可與也

不可與結好

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

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教政多門

政不出楚晉以介於大國也楚晉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楚靈公三年以諸侯伐吳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裏二十

八年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

是逆命謂性不恭順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播聞也

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

殺其君弱其孤以盟大夫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弑君罪責之慶封

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

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七年就章華臺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

令內亡人實之八年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

此時改城

父為夷城父縣屬譙郡

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

益許田

伍舉授許

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

以夷田在濮水西者

與城父人遷方城外於許

成十五年許遷於萊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入實

其處言靈王使民不安

初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遂掩而取

其室

在襄三十年

及即位奪遂居田

居掩之族言遂氏所以怨

遷許而質

許圍

遷許在九年園許大夫

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

馬

楚滅蔡在十一年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死

王使與於守而行

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

申之會越大夫戮焉

申會在昭四年

王奪鬪韋龜中犇

韋龜令尹子文

玄孫中犇邑名

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

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境大夫

蔓成

然故事蔡公

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

故遂氏

之族及遂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

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

常壽過申會所戮者

圍固城克息

舟城而居之

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

晉昭公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有用鐘鼓不能

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

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山有樞詩以刺之

齊景公十二年如晉請伐北燕晉人許之十二月遂伐

北燕明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號號燕境燕人行成曰敝

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臯敝器瑤甕玉櫝之屬公孫

皙曰受服而退侯釁而動可也皙齊大夫二月戊午盟于濡

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燕人歸燕姬嫁女與齊侯賂以瑤甕

玉櫝瑤玉也櫝匱也耳不克而還也二十二年伐徐二月

丙申齊師至蒲隧蒲隧徐地也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阪徐人行成徐子及

鄭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

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

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

為小

國害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

亢也

無亢禦

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

離居莫知我肆

戾定也肆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乃今衰滅亂無息定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

有念民勞者

其是之謂乎

陳惠公十年宋衛陳鄭皆火鄭子產禳火宋衛皆如是

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不義所以

亡

楚平王六年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沈尹戌乃莊王曾孫葉公

諸梁父也

昔吾滅州來

在十三年

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

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

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民日

駭勞罷死轉

轉遷徙也

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平王所以不能霸

九年

大夫遂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

無寧以為宗羞

無寧寧也言華氏為宋宗廟之羞恥

寡君請受而戮之對

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

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

以為君憂拜命

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

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

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

患宋以義距之

魯昭公二十九年公在鄆十月鄆潰潰之為言上下不

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

公既出奔不能改德修行居鄆

小邑復使潰亂德之不見如此之甚

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晉定公六年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

析羽為旄王者遊幸之所建鄭私有

之因謂之羽旄借觀之

明日或旆以會

或賤者也繼旌曰旆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

鄭晉於是乎失諸侯

晉無禮所以遂弱

曹伯陽十年宋人圍曹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

社宮社也

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

振鐸曹始祖旦

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

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

獻之且言田弋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

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以奸宋宋人

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成鍾邾

梁國下邑縣西
南有黍丘亭明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衛莊公元年飲孔悝酒於平陽東都燕縣東
北有平陽亭重酬之大

夫皆有納焉納財
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慙負
孔悝不欲令

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
俱去孔悝出奔宋

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

子華奔越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

亦無道

何太子
華弟

燕易王卒燕子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昏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

一作厓毛又曰謂
甘陵縣本名厓謂

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

於許繇許繇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

於子之三年國大亂

失禮

夫宅天衷建皇極誕為民紀率繇禮經若乃制度云為適其會節軌量物采陳之表儀然後百度緝熙庶功明密所以治政何莫繇斯道不虛行人存則舉嗟夫胙土命氏體國君民將以寅亮帝功光輔王室然或功虧為翰業曠象賢滅德立違長傲縱欲徇耳目之常視忽經紀之遠圖謂權衡為可欺以舊坊為無用非燭何見既

自取於冥行無耜而耕終靡成於昏作國家之敗於是
在焉期示方來用從詮次

魯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非
禮也

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
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
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侯皆行
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十八年春桓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

始議行事

申繻曰男

有家女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女安夫之家夫安妻

之室違此則為瀆今公將姜氏如齊故知其當致禍亂

莊公四年秋七月公及齊人狩于禚

越竟與齊微者俱狩失禮可知

十年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初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

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

二十二年冬莊公如齊納幣

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母喪未再期而圖昏

二十四年秋哀姜至莊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

傳不言大

夫唯舉
非常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
七月朔置閏失所致致月錯
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

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月之月今書六月
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
日有食之

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日食歷之常也然食于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

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是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
失常禮也凡天災

有幣無牲
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非日月之眚不鼓
眚猶災也

月侵日為皆陰陽逆順之事聖賢所重故特敲之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非諸侯之事天子非

展義不巡守天子巡狩所以宣布德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

不越竟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

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懼夷狄中國則否諸侯

不相遺俘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

閔公二年夏吉禘于莊公速也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速主當遷

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闕時
別立廟廟成而告祭又不于太廟故詳書以示譏

僖公八年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
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葵丘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

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

擯木如椁塗之曰
殯殷人殯于兩楹

之間周人殯于西
階之上宋殷後也

二十二年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鄭文夫人芊氏

姜氏勞楚子於柯澤

楚子還過鄭文公夫人羊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

楚子

使師緡示之俘馘

緡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

君子曰非禮也婦

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

闕門限

戎車不邇女器

邇通

器物也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

丁丑楚子入享于鄭

為鄭所享

九獻

用上公之禮九

獻酒而禮畢

庭實旅百

庭中所陳品數百也

加籩豆六品

食物六品加於籩豆

禮食器

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

二姬文芊女也叔

詹曰楚王其不没乎

以壽終

為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

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三年夏五月宋公茲父卒

宋襄公

初襄公葬其夫人

醯醢百甕魯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

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

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

則何譏乎喪娶

据逆在四年

三年之內不圖婚

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

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吉禘于莊公譏

然則何為不于祭焉譏

據吉禘于莊公譏始不三年大事圖婚俱不三年大事猶從吉

禘不復譏三年之恩疾矣

疾痛

非虛加之也

非虛加

以人心為

皆有之

以人心為皆有痛疾不忍娶

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於

娶焉譏

據孝子痛疾吉事皆不當為非獨娶也

娶者大吉也

合二姓之好傳之于無窮

故為大吉

非常吉也

與大事異

其為吉者主于已

主于已身不如祭祀尚有念先

人之

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于此焉變矣

變者變動哭泣也有人心

念親者聞有欲為已圖婚則當變動哭泣矣況乃至於納幣成婚哉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

君子

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

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所敬信也文

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

曰貴聘而賤逆之

公子遂納幣是貴聘也

君而卑之

立而廢之

君小君也不以夫
人禮迎是卑廢之

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

在家必亡

主內
主也

不允宜哉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

主之謂也

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
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

故闕不
告朔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

經稱告月傳稱告
朔明告月必以朔

閏以正

時四時漸差則
致閏以正之時以作事

順時
命事

事以厚生

事不失時
則年豐

生

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七年春伐邾間晉難也

公因霸國有
難而侵小

三月取須句寘文

公子焉非禮也

邾文公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也絕大暉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

非禮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

得

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為非禮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去盛饌

伐鼓于社

責

陰伐猶擊也

諸侯用幣于社

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

伐鼓于朝

退

責以昭事神訓民事君

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

示有

等威古之道也

是年秋齊侯

懿公

侵魯西鄙謂諸侯不能也

不能討也

遂伐曹

入其郭討其來朝也魯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

無禮

執王使
伐無罪

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

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
相畏不畏于天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於天將何能
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宣公三年春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
三望不郊而望皆非禮也

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
取其吉者郊不可廢也望郊

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於垂

有事祭也仲遂卒與

祭同日畧書有事為繹張本垂齊地非魯境故書地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

宿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非

禮也

十七年春晉侯

景公

使郤克徵會于齊

徵名也欲為斷道會

齊頃公

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

跋而登階故笑之

獻子出

怒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不復渡河而去

成公二年十一月晉侯

景公

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

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泆毀常

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

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王命伐

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不獻囚俘禁淫慝

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也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

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

大夫非命卿名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于鞏伯欲受

其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

後也

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

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

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

莊伯

王使委于三吏

委屬也三吏三公

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

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相相禮者籍書

也

六年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

鞏戰在二年

聽

于人以救其難而以立武立武繇已非繇人也

言請人救難非

功已

十七年晉侯田

厲公

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

言傳

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

襄公二年夏齊姜薨齊侯

靈公

使諸姜宗婦來送葬

宗婦同姓

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奠非禮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

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

在汝南銅陽縣南

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

軍禮不伐喪 陳

人不聽命

襄公

魯大夫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

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

侵陳陳無禮故也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

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

徹去也

禮為鄰國闕

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

二十九年春公在楚楚人使公親禭

諸侯有遣使贈禭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

比時楚康王也

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禭則布幣也

先使巫祓除殯之凶

邪而行禭禮與朝而布幣無異

乃使巫以桃茆先祓殯

茆黍穰楚人弗禁

既而悔之

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之

昭公九年晉知悼子卒未葬

悼子晉大夫荀盈

平公飲酒

與羣臣燕

平公晉師曠李調侍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鼓鐘樂作也燕禮賓入門

奏肆夏既獻而樂闋君亦如之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恠之也杜蕢或作屠

荆荆曰在寢燕子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

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三酌自罰平公

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蕢曩也始

來入時開謂諫諍有所發起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

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

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曠也太師也不以

詔是以飲之也

詔誥也太師典奏樂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

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言調貪酒食褻嬖近臣亦

當規君疾憂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

知防是以飲之也

防禁放溢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

寡人

則開義服

杜蕢洗而揚解

舉爵於君也禮揚作媵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

公

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

欲後世以為戒

至于今既

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

此爵遂因杜蕢為名畢獻獻賓與君

定公元年秋立煬宮

煬宮伯禽子廟毀已久

立者不宜立者也

十五年春邾子來朝

邾子名益

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

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

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

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

度

不合法度

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

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

子孟歸傳

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

據魯大夫無孟子

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據不稱夫人某氏諱娶同姓蓋吳

女也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

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

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將以為夫人使宗人

釁夏獻其禮宗人禮官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

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敖也

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此娶文姜

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

以為太子國人始惡之公惡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五
八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王鵬

員外郎臣牛檢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臣羅翹遠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五 宋 王欽若等撰

列國君部

失賢

拒諫

害賢

失賢

古語曰千里一賢猶云比肩言希有也又曰黃金累千
不如一賢謂難得也必能遇而禮之得而任之則治無
不勝道無不臧觀其簡兮之詩適彼之句邦君失道賢

人退藏欲霸盛不其難哉

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君近小人

則賢者見侵害矣

詩人賦栢舟言其不遇也又簡兮刺不

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仕於王者也

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馬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

又北門刺仕不得

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己志而過困苦

也

鄭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窮猶終也

詩人

賦考槃刺莊公也又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

朝焉

鄭自莊公而賢者陵之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

又遵大路詩思君子也莊

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昭公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

祭仲專權

詩人賦狡童刺

忽也

忽昭公也

又揚之水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

亡而作是詩也曹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詩人賦侯

人以刺之

虞公

史不書名及諡

時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大夫宮之奇

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虞公不聽宮之奇以

其旅行曰虞不臘矣又云虞不用百里奚而亡

而亡一本云而

去虞公之不可諫奚知之

秦康公亡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詩人賦晨風以刺之

又權輿刺康公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是時晉大夫士會奔秦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六卿相

見於諸浮

諸浮晉地

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

矣若之何

賈季亦晉大夫奔狄

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

中行桓子荀林父也

能外事且繇舊勲有狐偃之舊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

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以不義其知足

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

孥於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後孥壽餘子也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

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躡士會足秦伯師於河西將取

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為在河之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

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使士會士會

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

不可悔也

辭行示已無去心

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孳者有

如河

言必歸其妻子明白如河

乃行繞朝贈之以策

策馬撾臨別授之馬撾並示已

所策以展情繞朝秦大夫

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示已覺其情

既濟魏人譟而還

喜得士會

齊景公時孔子適齊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

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

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

也孔子遂行

以聖道難成故云吾不能用

衛靈公時孔子適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
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
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

衛其後自陳還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

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

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三月而

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

孔子既行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

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乃還反乎衛靈公與

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魯哀公時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魏惠王時相公叔痤病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此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默然王且去痤屏人言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名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

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孫鞅乃西入秦

齊宣王時鄒人孟軻受業于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王王不能用適梁

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乃適楚

楚懷王時屈原為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懷王聽上官大夫之讒疏之及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原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

拒諫

夫四海之富重畜也故天子建德以藩屏丕緒千乘之國厚位也故諸侯立家以保佑王爵所以彌縫其闕而圖惟厥終者也故曰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矣噫禮義下衰風流殊缺或臣能承命摩勵之志屢申而君匪從流忠力之臣罕諒傳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從而不改亂之階也其自用甚者則唯戮是聞故有盡思進忠之臣萌禍心以為報謀以衛國之士賞刑典而勿捨在愼諫之斯甚咸貪亂以自喪民之

無援禍不旋踵斯可哀也哉

衛莊公時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

碣諫之弗聽

魯隱公三年臣欽若等曰自此已後諫辭並具陪臣規諷門

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

五年

臧僖伯諫之公曰吾將略地

焉

偽辭以略地畧摠攝巡幸之名傳曰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

遂往陳魚而觀之

陳設

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

僖伯稱疾不從書曰矢魚于棠非禮也

陳桓公時鄭伯請成于陳

成猶平也魯隱公六年

陳侯不許五父

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

五父陳公子佗

陳侯曰宋

衛實難

可畏難也

鄭何能為遂不許

魯桓公取郕大鼎于宋

一年

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

之

大夫僖伯之子

公不聽

莊公如齊觀社

二十三年

曹劌諫之公不聽遂如齊是年丹

桓公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

先封者遺後人之法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

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

庶可以已乎公弗聽又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

御孫曰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
繇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弗聽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

魯文公時

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枝葉

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葛之能藟

蔓繁滋者以其本支廕之也

故君子以為比

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

況國君乎

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

縱放也

必不可君其國

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

齊景公時晉大夫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

商任之會受命於晉

受錮樂氏之命

今納樂氏將安用之小所

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
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
自棄也弗能久矣

魯昭公自齊如晉將如乾侯

齊侯卑公故適晉

子家子曰有求

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境

欲使次於境以待命

弗聽使

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

介辱在寡人

一介單使

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

言自使齊逆君

使公復于竟後逆之

逆侯也言公不能
用子家所以見辱

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赤狄別種也
臯落其氏族

里克諫

曰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

之

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
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

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

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惠公時秦饑使乞糴于晉

魯僖公
十四年

晉人弗與慶鄭曰背

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

守國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明年秦伐晉惠公乘小駟鄭

入也

鄭所獻馬
名小駟

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

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

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

變易人心

亂氣

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

狡戾也憤動也氣
狡憤於外則血脈

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
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

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

之弗聽及戰于韓原戎馬還淳而止

淳泥也還便旋也
小駟不調故墮泥

中秦獲晉侯以歸

鄭文公時晉公子重耳過鄭文公不禮焉叔瞻諫之弗

聽叔瞻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
榮黍不為黍不能蕃廡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
唯德之基弗聽

曹共公時晉公子重耳自衛過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駢脅
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浴設帷薄而觀之僖負羈言於
曹伯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才三人從之可謂賢
矣而君蔑之不用賢也謂晉公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
賓客不可不禮也夫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玉帛

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

政之幹禮之宗歸之常

無乃不

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

宋襄公時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

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

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

言君興天所棄必不可不如救楚勿與戰弗聽

魯僖公時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僖公卑邾不設備而禦

之也

卑小也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

也弗聽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

晉靈公時趙宣子為政

魯文公時

驟諫而不入

宣子趙盾

靈公壯

侈厚斂彫牆

彫畫也

從臺人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

蹯不熟

蹯熊掌其肉難熟

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

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

楚靈王虐

靈王魯昭公時

白公子張驟諫

子張楚大夫白公

王患謂史

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

史老子壘也

對曰用之實難已

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

中身也禮曰其中退

然天死曰殤宮殤之居也執謂記其錄籍制服其身如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賢凡百箴諫也

吾盡聞之矣寧聞佗言

不欲聞諫

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

對曰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

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

病不能然故復使語

不穀雖不能用

吾慙寘之於耳

慙猶願真置也

對曰賴君之用之也故言

賴恃不

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

犛犛牛規

見也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難盡而又以規諫為之乎今象出徼外其三獸則荆交有也浦地名

或曰巴浦巴郡合浦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

靈王死之

吳王夫差伐越越王勾踐敗於會稽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勾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又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嗣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勾踐食不重味衣不重彩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眾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王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其後越王勾踐率其眾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

用

石田不可耕

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

顛隕也越墜也隕越無道則割絕無

也

遺商之以興

一本作盤庚之誥有顛之越之商以興子胥傳語曰有隕越商之興也

吳王

不聽

果為越所滅

楚懷王聽張儀計欲許秦易黔中之地屈原曰前大王

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

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

背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後懷王怒張儀之詐興

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

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既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而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人遂取漢中之郡

齊王建時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

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於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弗聽

燕王喜時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

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名昌國君樂問問之對曰不可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

千乘粟腹將而攻鄆

徐廣曰在常山今曰高邑

卿秦攻代唯獨大夫

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服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徃徃無成功王蹴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

徐廣曰屬

鉅鹿趙使廉頗將擊破粟腹於鄲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間
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

害賢

夫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興亡治亂之所繫焉在昔周道
陵遲諸侯彊盛家部之伍惟儁是澤斯所以建定霸之
業成夾輔之勲者也乃有昧則哲之鑒孤遺託之命或
忿其忠謹之諫或乖於委任之道而皆非辜受禍沒地
無告以至悲傷其士庶殞絕其宗社千古之下覽之者

固可掩卷而嘆息矣

晉懷公立

魯僖公二十三年

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

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王怒囚狐突曰子來則免曰臣之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王卒殺狐突

秦穆公卒

魯文公六年

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

殉

子車秦大夫氏也
以人從葬為殉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

鳥黃鳥詩秦風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君子曰秦穆之不為

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遺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

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言善人亡則國瘁病無善

人之謂也若之何奪之秦穆公卒葬雍秦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

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趙宣子驟諫公患之魯宣公二年使鉏麇

賊之鉏麇晉力士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不解衣冠而睡鉏麇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鉏麇具摠錄部義烈門是年秋晉侯

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軍趨登曰

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噉夫燹焉明搏

而殺之

燹猛犬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

魯宣公九年

皆衷其相服

以戲于朝

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相服近身衣

洩冶諫曰公

卿宣淫民無效焉

宣示也

且聞不令君其納之

納藏相服也

公

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謀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一云洩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媿於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晉厲公五年

魯成公十五年

三郤讒伯宗殺之

三郤郤錡郤犛郤至

伯宗

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

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
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
齊與吳疥癩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
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
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
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
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

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負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負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負負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負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鏃劔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

觀越兵入也

吳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于夫差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怨望恐為深禍也

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詬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嘗鞅鞅有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賜伍子胥屬鏹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讒臣詬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必扶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

越王勾踐既平吳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鴛鳥

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狡兔作郊

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

與共患難不可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

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

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自殺

秦昭王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

不任行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較武

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

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

遷之陰密

屬安定府

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

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劔遂自殺

齊閔王時負郭之民有狐咥者正議王殺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宗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問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

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
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
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
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
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五